



動手動腳找東西

# 金門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築 研究之初步回顧

◎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助理教授／江柏煒

▲金沙後浦頭棋盤式  
佈局的古厝群  
(圖片提供／許維民)

## ◆ 前言

北大、臺大校長傅斯年曾以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一語，點出20世紀初「新史學」廣徵材料、擴展視野、重建學術範型的企圖，宣示歷史學不再只是侷限於文獻考證的一門學科。幾乎在同一個時期，建築史學受到相同的衝擊。1930年代初，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、林徽音（因）、劉敦楨以科學的田野調查方法，大量進行宮殿、寺廟等古建築的考察，至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前，短短幾年內，他們走過二百多個縣份，實地勘查了二千餘處的古代建築遺構，不但譯解了難懂的宋代建築專書《營造法式》，也建立了中國建築史學的論述，成就不凡。

然而這剛剛萌芽的學術積累，隨著戰亂而中斷。1960年代以前的中國大陸或臺灣，並沒有機會延續1930年代的研究方法。甚至，在中國文化大革命狂熱激進的年代，梁氏等人的成果被簡化為「帝王將相」建築的研究，被批以「封建」、「復古」的政治指控。建築史學的研究對象被迫轉為研究工農勞動人民的住宅，劉敦楨的《中國住宅概說》（1957）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出版品。

近半個多世紀以來，臺灣學界對於漢人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築研究受到兩個層面的影響：一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日籍學者的研究取向，一為西方學術發展的衝擊。1970年代以前多受到日籍學者的影響，如地理學者陳正祥及陳紹馨等，之後則以接受西方思潮為主，如建築學者漢寶德、夏鑄九、徐明福、傅朝卿、林會承、洪文雄等。同時，他們也培養了一批後進的青年學者，大量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。

總的來說，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築的研究，由於1970年代以後臺灣本土化運動的開展，以及反思現代化過程所造成的文化危機之背景下，逐漸萌芽及興盛。一直到今天，尋找地域特色（locality）及強化文化認同（cultural identity）更成為一種新的地域發展計畫，結合了觀光產業、教育、文化、都市設計、建築等面向。社區營造、傳統聚落保存、古蹟保存、歷史建築的活化與再利用，已成為國家的文化政策，受到廣泛的重視。

## ◆ 金門的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築研究成果概述

金門，舊名浯洲、滄浯、滄海、仙洲。史籍記載，漢人移墾浯洲（金門）可溯自晉元帝建武年間（317年），迄今已有一千六百餘年，遠早於臺灣的漢人開發。唐中葉



牧馬監陳淵攜十二姓來浯開墾，奠下基礎；宋元之際中原氏族南遷，明清時期的繁衍生息，使得這塊土地繼承了豐富的漢文化。晚清、民初時期，青壯人口南渡，在南洋諸島、日本列島尋覓生機。他們一方面帶回了大量的僑匯資金，挹注家庭與鄉里的發展，一方面也引入了外洋文化，促成了僑鄉的近代化及「中西合璧」的建築文化融合。每位出洋客的事蹟，都是一頁動人的史詩。1949年以後，國共戰爭及世界冷戰下的戰地政務時期，讓金門躍上世界的舞台，力拔山河、鬼斧神工的軍事設施與構工，見證了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價值。

如此戲劇性的歷史轉折，使得金門的人文史蹟呈現了多樣性：閩南傳統文化、僑鄉文化及戰地文化熔為一爐；加上一直以來保持低度開發、家族共有制度的盛行，傳統聚落及民居建築的保存相當完整，宗祠祭祖及廟會活動等歲時節令仍具古風，實有「世界文化遺產」(World Heritage)的價值。因此，自1970年代起，臺灣的建築學界即將金門視為一個十分珍貴的傳統建築田野基地。

李乾朗，是其中的先行者，其開創性的角色值得推崇。1970年代於金門服役的他，利用時間走入金門的傳統聚落，觀察、素描、拍照、訪談，於1978年出版了《金門民居建築》一書。這本書以大量的照片與手繪圖稿，掀開了當時仍是軍事禁地的金門之歷史風貌，令人為之驚羨。李教授在這本書的增訂版後記(1987)中提到：「這本有關金門民居的書是我從事中國古建築研究之起步，……金門建築具備著閩粵及臺灣建築史上，交流與開創雙重特質的重要地位」，不僅如此，這本書亦是許多後進學者的啟蒙書，注意到了金門傳統聚落與建築的重要性。之後，少數金門服役的臺灣建築系或都市計畫系的畢業生，也循著李氏的方法，整理金門民居建築與文化地景，歐震緯在《建築師》雜誌發表〈金門中式民居建築調查概說〉(上、下)(1984)，孔憲法於《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》提出了〈金門風獅爺及其與聚落關係初探〉(1990)，均提供了系統性的第一手資料。

1992年起，任教於淡江大學建築系的米復國，主持了兩項研究計畫，一為《金門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》(1992)、《金門與澎湖傳統聚落及民宅之調查研究》(1995)，這是第一次在文建會的委託下，由學術機構進行大規模的聚落與傳統建築之田野調查，也生產了數本碩士論文，包括林明毅《金門傳統聚落保存之研究》(1991)、湯文昊《金門地景空間變遷之歷史社會分析》(1991)、吳培暉《金門聚落的變遷與空間意義的再界定》(1992)、徐志仁《民洋樓建築形式之研究(1840~1949)》、林文炳《金門民居形式及意義變遷之研究》(1994)、江柏煒《宗族移民聚落空間變遷的社會歷史分析：金門瓊林與澎湖興仁的比較研究》(1994)等，帶動了金門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築研究的風潮。

另一方面，成功大學建築系的徐明福教授，亦指導了數位研究生，進行一系列金門傳統建築之研究，如洪千惠《金門傳統民宅營造法之研究》(1992)、江錦財《金門傳統民宅營建計劃之研究》(1992)、洪曉聰《烈嶼傳統聚落之研究：村落領域關係、



擇址和空間組織之探討》(1994)、吳培暉《1911年以前金門與澎湖村落空間的比較》(1997, 博士論文), 以及張宇彤、徐明福合著的〈金門傳統民宅之營建儀式〉期刊論文(1999, 發表於中研院《民族學研究所資料》)等。

部分的淡江及成大學位論文, 在縣政府的贊助下, 由稻田出版社發行系列的「金門學叢刊」, 如徐志仁的《金門洋樓建築》(1999)、吳培暉的《金門聚落風情》(1996)、《金門澎湖聚落》(1999)等。當然, 其他學校也有一些學位論文, 極具價值, 如臺師大地理所陳憲明教授指導、李錫祥著的《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》(1997), 臺大建築與城鄉所陳亮全教授指導、許浩龍著的《金門水頭聚落居住空間變遷之研究》(1998), 雲科大空間設計系聶志高教授指導、林美琪著的《金門洋樓民居外廊立面形式變遷之研究》(2002)、銘傳大學中文所陳德昭教授指導、李增德著《金門古寧頭聚落營造的探討》(2002)、銘傳大學公共事務所洪啓東教授指導、許維民著《新紀元戰地社區的浮現: 金門縣後浦社區的歷史空間實踐》(2002)等;

另外, 金門為數不少的古蹟修復報告書, 個案的深入調查亦值得參考, 如李重耀、符宏仁、閻亞寧、陳木壽、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等專業者, 針對金門地區的不同古蹟進行了修復計畫的擬定, 觸角伸及古塔、牌坊、古墓、古橋、衙署、宗祠、民宅等建築類型, 如文台寶塔、邱良功母節孝坊、陳禎古墓、觀德橋、清總兵署、奎閣、古寧頭振威第、東溪鄭氏宗祠、浦邊周宅等, 提供文史研究、鄉土教育、文化觀光的珍貴價值。

現任教於金門技術學院的江柏煒, 其一系列的研究值得重視。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的獎助下所完成的《「洋樓」: 閩粵僑鄉的社會變遷與空間營造(1840s-1960s)》(2000), 以廣域的比較研究視野, 將金門的洋樓建築放回閩粵沿海的僑鄉加以審視, 其探究更深層的社會文化意義及價值。同時, 也出版了《老聚落、新生命: 金門社區總體營造之觀念、作法與借鏡》(1998)、《大地上的居所》(1999)、《城市的身世》(2001)、《莒光樓: 民族形式與戰地精神》(2002)、《庶民生活的空間美學》(2002)、《金門建築史研究論文集(I)》(2003), 其中有推廣教育的出版品, 亦有學術性的論文集。另外, 在文建會中部辦公室及縣立文化中心的支持下, 繼米復國教授之後, 以二年的時間進行歷史建築普查, 整理了《金門縣歷史建築清查計畫》(第一期、第二期、第三期)(2002-03), 累積豐富的第一手田野資料, 也充份體現了金門豐富的人文空間資源。

解除戰地政務十餘年來(自1992年11月7日), 在金門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採擷下, 有了十分可觀的成果。首先是陸炳文的《金門宗祠大觀》(1991), 繼而是李增德的《金門宗祠之美》(1995), 對金門的宗祠建築有了貼切的引介; 許維民是多產的作家, 積極推廣了金門傳統建築之美, 如《金門古厝鑑賞: 形制與裝飾篇》(1997)、《風獅爺千秋》(2001)等書; 陳炳容專長於歷史地理學, 內容深入嚴謹, 《金門風獅爺調查》(1994, 與許煥生、許能麗合





著)、《金門的古墓與牌坊》(1997)、《金門城》(1998)、《金門傳統建築脊墜之調查研究》(1999)為其代表作；黃振良的《金門古井風情》(2001)、《江山何其美秀：金門古蹟導覽》(2001)、《戰地史蹟》(2003)，以深厚的鄉土感情書寫了金門這塊土地的精神；葉鈞培從自然領域跨足人文領域，紮實進行田野工作，出版了《金門辟邪物》(1999)、《金門姓氏堂號與燈號》(1999)、《金門族譜探源》(2001，與黃弈展合著)等書，提供了聚落與建築研究的基礎資料。

從1978年李乾朗的《金門民居建築》開始，至2003年為止，二十五年來，金門傳統聚落與民居建築研究風氣已開，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造就了豐碩的研究成果，也向世人展現金門人文史蹟的獨特性及完整性，不單是成立了我國第6座的國家公園、唯一一座以人文史蹟保育為主的「金門國家公園」(1995年)，也被文建會評定具有「世界遺產」(World Heritage)的潛力，是人類普世價值所需要保存的文化資產。

#### ◆ 從「戰地金門」到「人文金門」

儘管半世紀以來，金門的戰地形象如此濃郁，但一般人容易忽略，千年以來這裡孕育了豐富人文內涵，保存了鮮活的漢民族傳統文化。加上，百年來出洋客（番客）的奮鬥事蹟，以及引發的社會文化變遷，金門雖為蕞爾小島，文化資源卻是十分多樣。如果，我們借用考古學的「文化層」概念視之，金門可說在同一個地理環境（空間）中疊合了三種時代（時間）的文化，這種異質的空間與時間的交融，舉世少見，彌足珍貴。

金門的古蹟與歷史建築，可說是臺澎金馬地區類型最豐、數量最多、保存最好的地區，比起因文化大革命（1966-76年）及當前改革開放追逐經濟發展的中國閩南各地，更為完整與生動，堪稱「閩南建築文化最後的基因庫」。金門的歷史建築，涵蓋了三個時代的空間：閩南傳統文化、僑鄉文化及戰地文化。大量代表閩南傳統文化的宗族聚落及民居建築，分佈於島上，見證了漢人常民生活的家族社會關係、經濟形態與哲學思想；僑鄉文化具體反映了近代僑匯經濟時期的文化特徵與價值觀的轉變，中西合璧的洋樓彌足珍貴；戰地文化乃說明了金門「固若金湯，雄鎮海門」的戰略地位，從明清時代的軍事城堡到1949年以後的戰地，金門的軍事建築與地景清晰地再現了歷史情境。

從「戰地金門」到「人文金門」，不只說明了歷史的變遷，也是未來發展之所繫。申請世界文化遺產之目標，正符合金門永續發展的方向。我們期待，藉由文化資產的研究、教育、保存與經營，讓金門再度成為世人注目的焦點，這一次不是戰地，而是文化的寶庫。

▶ 金沙山后村「中堡十八間厝」  
(圖片提供／許維民)

